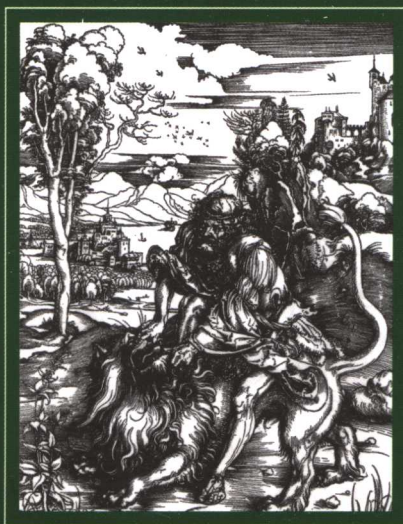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Greek and Hebrew
Traditions in Western Literature—
From Ancient Greece to the 18th Century*

西方文学“两希”传统的文化阐释

从古希腊到18世纪

蒋承勇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浙江省十·五社科规划项目

西方文学“两希”传统的文化阐释

从古希腊到18世纪

蒋承勇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文学“两希”传统的文化阐释:从古希腊到 18 世纪/蒋承勇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9

ISBN 7 - 5004 - 3944 - X

I . 西… II . 蒋… III . 文学史—西方国家—古代 IV . I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3991 号

责任编辑 罗 莉

责任校对 郭 娟

封面设计 云 涛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3 传 真 010 - 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0.875 插 页 2

字 数 261 千字 印 数 1 - 3000 册

定 价 24.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蒋承勇，男，文学博士，台州学院教授，四川大学兼职教授、博导，江南大学特聘教授。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外国文学教研会常务副会长，浙江省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主持人。

主要著作有：《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现代阐释》，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现代文化视野中的西方文学》，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8年版；《欧美自然主义文学的现代阐释》（合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外国文学》（主编），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外国文学史》（上、下）（副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新编外国文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世界文学史纲》（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副主编），香港新世纪出版社1992年版。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90多篇。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2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前言

学术界向来认为，古希腊—罗马文学与希伯来—基督教文学（简称“两希”）是西方文学的两大源头，然而，对这两大源头在文化内核上的异质互补特性，却缺乏深刻的认识，对这两大传统在西方文学中如何延续与发展，更是缺乏研究。

从文艺复兴到18世纪，西方学界几乎都认为欧洲中世纪是“漫漫黑夜”，古希腊、罗马的人文传统被基督教取代后几近断绝，直至文艺复兴才得以复兴。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文艺复兴后的西方文学与文化的人文传统被认为主要来自于古希腊、罗马，因此，中世纪希伯来—基督教文学与文化的人文传统一直不被人重视。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西方学界对中世纪的评价出现转机，人们逐步阐发了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对近代西方文化的重要贡献，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中世纪对近代欧洲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希伯来—基督教文学的人文传统也得到了应有的肯定。但是，西方学界在肯定希伯来—基督教文化时，又常常一味肯定此种文化传统在历史延续中的正效应，而忽略了其与古希腊—罗马传统在文化内质上的对抗性，对这两种文化传统的关系缺乏深入的研究。在文学研究中，很少有人以“两希”传统

在文化内质上既对立又互补的辩证眼光去作深入的阐发与梳理。

在 20 世纪的我国学界，人们对欧洲中世纪和基督教文化几乎都只作批判性研究，认为中世纪是古希腊—罗马传统的断裂与反动，基督教是对人性的异化。因而，在西方文学的研究中，文学作品中的基督教内容都被作为“消极的”和“局限性”内容进行批判。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这种情况有所转变，从正面的、肯定的角度研究中世纪和基督教文化与文学的论文与著作开始出现。但许多研究者又忽略了基督教文化与文学同古希腊传统的异质性与冲撞性，尤其是对这两种异质文化传统如何影响近代西方文学，并在西方文学中既对立又互补地得以延续，没有作出深入的研究。因此，可以说我国对西方文学之文化内核、深层人文传统的研究至今未有根本性突破。

本书的研究旨在深化国内外对西方文学与文化，尤其是深化对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与文学的研究，使我们对西方文学与文化中人文传统的认识不只是停留在“人文主义”的泛泛而谈上，而是从文化传统演变与延续的角度更深入、全面和准确地去把握与理解西方文学的文化之灵魂和人性之内蕴。

本书从文学人类学的视界，审视西方文学在西方文明与文化演进过程中人文传统的变革与延续，既追求开阔的视野，又有始终如一的聚焦点，从而试图发掘出西方文学的深层文化内涵和人性意蕴，揭示了西方文学的精神本质。

本书从人性中既对立又互补的两个层面——原欲与理性，去理解与把握“两希”文学与文化，揭示其相反相成的特点，并以此为线索与脉络，梳理西方文学中人文传统的交替演进，努力构建西方文学研究的新构架。

本书把希伯来—基督教文学放在西方文化与文明演进的大背景中，细致地剖析它在人文传统上与古希腊—罗马文化与文学的

联系，并提出了它在文化内质上与古希腊—罗马文学既对立又互补的关系，进而指出其理性型的宗教人本意识的人文性及其在近现代西方文学与文化中的延续与发展。这对重新认识中世纪和基督教文化，深化对西方文学的文化精神和人文内蕴的理解，具有现实意义与价值。

本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为指导，同时吸收西方文化人类学、神话—原型批评等现代批评方法，对西方文学作深入研究，在研究体系、方法、观念上力求创新。

本书在上述几方面做了不懈的努力，但成效如何，则有待读者诸君评说。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酒神与日神	(1)
第一节 狄俄尼索斯:自然生命的无穷欲望	(1)
第二节 阿波罗:文化与理性的象征	(3)
第三节 酒神与日神的经久厮斗	(4)
第四节 文学与酒神精神	(10)
第五节 文学与日神精神	(13)
第二章 “两希”文学之文化内核的异质与互补	(19)
第一节 古希腊—罗马文学与人的自然原欲	(20)
第二节 希伯来—基督教文学与人的理性本质	(30)
第三节 “两希”传统的对立与互补	(39)
第四节 从耶稣与普罗米修斯看“两希”文学 之异质与互补	(49)
第三章 中世纪文学与文化的“两希”传统	(63)

2 / 西方文学“两希”传统的文化阐释

第一节	基督教文化中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传统	(63)
第二节	基督教与现代科学	(73)
第三节	基督教与物欲禁忌	(81)
第四节	基督教与人类之“爱”	(91)
第五节	中世纪世俗文学中的“两希”传统	(99)
第六节	中世纪文学与文化的多元特征	(113)
第七节	但丁“两重性”的文化阐释	(118)
第八节	小结	(129)
第四章 文艺复兴文学与文化的“两希”传统		(132)
第一节	文艺复兴的文化—心理成因	(133)
第二节	前期人文主义文学的人文内涵	(139)
第三节	后期人文主义文学的人文内涵	(156)
第四节	莎士比亚人文主义的两重性	(171)
第五章 古典主义文学中的“两希”传统		(185)
第一节	封建专制与“王权崇拜”	(185)
第二节	古典主义文学的人文内涵	(200)
第三节	古典主义文学的人文超越	(211)
第六章 启蒙文学中的“两希”传统		(222)
第一节	科学与理性	(223)
第二节	启蒙文学的人性内涵	(238)
第三节	启蒙文学的人文走向	(243)
第四节	卢梭小说的人文意蕴	(251)
第五节	启蒙文学之“两希”传统	(275)
第六节	卢梭小说之“两希”传统	(283)

第七节 浮士德:原欲与理性的双向悖逆	(303)
结 语	(320)
附录 从古希腊到 18 世纪西方文学中“人”的观念	(323)
参考书目	(334)
英文目录	(343)

第一章 酒神与日神

第一节 狄俄尼索斯：自然生命的无穷欲望

狄俄尼索斯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是酿酒和种植葡萄的庇护神。他是宙斯与人间女子塞墨勒所生之子。传说塞墨勒和宙斯相爱后怀孕，宙斯在妻子赫拉的劝诱下，现出原形与赫拉相见，结果宙斯的雷电击死了塞墨勒。宙斯从母腹中取出胎儿，缝进自己的大腿，因而变成瘸腿。婴儿足月后出生，取名狄俄尼索斯，意即“宙斯瘸腿”。开始，宙斯把他交给塞墨勒的妹妹哺养，后来为了躲避赫拉的恼怒，又把他托付给尼萨山上的山林女神。狄俄尼索斯长大后教人种植葡萄和酿酒。纪念他的崇拜仪式为迷醉状态下的野蛮狂欢。一般认为，古希腊的喜剧起源于纪念他的狂欢歌舞。在雅典，因为他与植物有密切关系，又被尊崇为死后复生的自然之神。

在所有关于狄俄尼索斯的传说中，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与植物相关的自然之神，象征着旺盛的自然生命力；有关他的生殖崇拜，隐喻了人的本能冲动与生命活力；酒神崇拜仪式那迷醉状态下的放浪形骸的狂欢，展示了卸去文化面具后人的自然形态

和生命本原。因此，狄俄尼索斯可以说是人的自然本性和原始生命意志的象征。尼采就是以狄俄尼索斯来表述人被基督教文明压制下的无穷生命欲望的，在他看来，“‘对生命的肯定，甚至对它最奇妙最困难问题的肯定；在其致力于追求最高形态的过程中，对其生命力之无穷无尽而感到欢欣的生命意志——’这就是我所说的狄俄尼索斯”。^①狄俄尼索斯精神在呼唤着我们：“象我吧——原始的母亲——不停地创造，从那纷纭扰攘的表象之变迁与流动之中，我获得了满足！”^②在整个古希腊神话世界中，无论是天神宙斯，还是普通之神普罗米修斯、阿佛罗狄特和赫拉，抑或是人之英雄俄狄浦斯、阿喀琉斯和伊阿宋，他们都显示了远古人类的无穷生命活力，强烈的生命意志驱使他们在展示自我价值的同时又获取人的欢乐与满足。无论是神还是英雄身上的丰满、丰富而充溢的人性，荡漾着童年时期人类的天真、纯朴与浪漫，让我们不难窥见那人性尚裸露时代人的真实面目。可以说，在古希腊神话众多的神和英雄（人）身上，都有一个狄俄尼索斯的原型，在整个神话世界里，都弥漫着狄俄尼索斯的“情绪”，惟其如此，这神话的世界才蕴含了“永久的艺术魅力”，让后人像追慕伊甸乐园那样可望而不可即。

但这个神话世界又毕竟不是“伊甸园”，文明的脚步已经在那里留下足迹，文化之面纱已笼上那或矫健或柔美的身体，尤其是，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形态，已让那喜怒无常、放纵恣肆的神与人举步维艰，甚至矛盾重重，困惑迷惘。俄狄浦斯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的悲剧说明，走向文明固然艰难，但步入文明的人也并不自由；因为文明的获得需要以丧失自然人性为代价，文化给予

① 尼采：《瞧！这个人》，刘崎译，作家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

② 尼采：《悲剧的诞生》，刘崎译，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129页。

的自由要求你必先丢弃原有的自由。这里，文化和文明成了自然人性的对立物，成为狄俄尼索斯的无情杀手。作为象征性的人物形象，这个杀手就是日神阿波罗。

第二节 阿波罗：文化与理性的象征

阿波罗是希腊神话中具有多种职能和意义的神，是希腊神话中最著名的神之一，也是在所有希腊神祇中最广泛地被崇奉的神。一般认为他是光明之神，因为他驾驭太阳车每天在天际巡逻，给宇宙带来光明。但他最显著的象征是公正执法与严明惩处。从荷马时代起，他就被认为是神圣的远方之神，可以从远处送来东西或进行威胁；他使人们认识到自己的罪恶，并且能为他们洗刷干净；他主管宗教法规和城邦法规；他肩负着给人类的世界和不幸的命运送去光明的使命；在特尔斐的阿波罗神庙，一些女祭司宣布他的神谕，阿波罗通过神谕为人们解除困惑，预言未来，并传达天帝宙斯的旨意。他性格严厉，有强大的威力，甚至诸神都害怕他，只有他父亲宙斯和母亲托勒才经受得住他的威力。他严厉的性格中温和的一面是他作为音乐和诗歌的象征，所以他又是兼管文艺之神。

在一般读者心目中，阿波罗是光明之神，男性美之神和音乐之神。但是，实际上这些都不是他的本质特征。太阳神在众神中之所以仅次于宙斯的显赫地位，在于他能在千里之遥明辨是非善恶并公正严厉地给予惩处，他的预言也是对是非善恶的一种预见式辨别。阿波罗在那狂放不羁的神话世界中，无疑是理性与法则的代表，这是他之所以在众神中威力不同凡响的根本原因。如果说至高无上的天帝宙斯更多地象征着自然宇宙的法则的话，阿

波罗则象征着由人的智慧理性而生的文化与文明法则。就是在神的世界中，也需要有是非善恶的法则去规范，然后才有众神在相对意义上的“自由”与秩序。在这个意义上，众神也并非绝对自由的。不过众神的世界原本就是人创造的，是人的世界的象征，制约神的“神规”和行使“神规”的阿波罗便是给文明初始阶段的人带来规范与制约的文化与理性。在这个意义上，阿波罗象征着人的文化属性，他是文化意义上的“人”。

对于刚刚步入文明的人类来讲，文化证实了人之为人的理性本质，标识着文明与进步，也获得了自然人所没有的自由以及自由中的规范和秩序，但他们却要牺牲原本属于自己的自然本性为代价。文化作为一种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物，它是合乎人的生命存在之需要的——因为脱离自然后的文化人无法离开文化——因而是合乎生命、合乎人的理性之本质的；但是，人作为一种就其本源而言的“自然之子”，其自然之本质对文化世界又是本能地排斥的——因为文化在本质上是限制自然本性的——因而文化又是背离生命、背离人的自然本性的。所以，文化与人有永恒之矛盾，文化有其自身的悖谬，这种矛盾与悖谬的终极根源在于人本身：人的理性本质与自然本质的二元对立和双重矛盾。酒神与日神的互不相离的根子也在人本身。

第三节 酒神与日神的经久厮斗

如果说，酒神和日神的矛盾仅仅是神话时代文学中体现的文化之悖谬和人的矛盾性的话，那么，从文学和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看，这实际上开创了西方文学绵延不绝的人与文化之矛盾主题的先河，也预言了文明社会中人与文化的矛盾将是难以调解的和长期的。

人的文化属性决定了人永远要沿着文化的桥梁超度到更文明与自由的境界，所以，人永远要追随文化。但人的自然本性又决定了他接受文化与文明，就得经受文化之“炼狱”对他的磨炼，脱其原始的野性而向“上帝”提升。走向文明的过程，首先是接受文化与文明之洗礼的过程，狄俄尼索斯精神必须经受住阿波罗精神的考验。然而，生性不安分的狄俄尼索斯从来不是愿驯服地接受阿波罗精神的制约，表现出强烈的反叛性。狄俄尼索斯精神与阿波罗精神的争斗，造成了人的永久的精神之苦与人性的扭曲，从而产生了西方文化史上关于文化与文明之善恶的不息之争。进入到近代以后，随着文化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文化的悖谬性认识得愈来愈清晰。

浪漫主义是西方近代史上典型的反文化倾向的社会思潮。浪漫主义思潮的创始者卢梭对文化与文明对人性悖逆的分析是十分深刻的。他认为，人是生而自由的，人的本性是天然善良、纯朴的，但是，文化与文明——包括社会政治制度——却使人性走向堕落，因而，人的所有的不幸，都源自于科学、宗教、道德、文学和艺术等构建起来的文化。卢梭认为一个赤条条没有受过文化熏染的人要比文明人高尚得多，因而他倡导“返回自然”，“返回原始蛮荒时代”。卢梭主要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分析文化对于人性的善与恶的。他所谈的文化对人性的制约，主要是文化对人的善良天性和人的自然情感的限制。他和在他倡导下出现的浪漫主义文学所要抒发的强烈奔放的自然情感，充溢着狄俄尼索斯精神和情绪。

与卢梭相似但又比卢梭走得更远的是叔本华。他的意志主义哲学告诉人们，人的本质就是意志。他认为，理性只不过是外表，犹如地球的外壳，在它的内部还深埋着意志这一内核。由外表观之，似乎是人的理性引导人的意志与欲望，而实际上理性只

不过是意志的向导。他说，意志好比是一个勇猛刚强的瞎子，说它勇猛刚强，是因为它是不可遏止的冲动，是一切欲望的根源，但它是盲目的，所以是瞎子。人最终是由他的意志欲望所推动的，人，从心灵到肉体都是由意志所决定的。而意志即欲求，欲求永无穷尽而又永远无法满足，于是就生出无尽的痛苦。人生就是痛苦，要消除痛苦，就得消除欲望，办法是禁欲。叔本华虽然没说明“意志”就是人的自然本性，但其实质就是狄俄尼索斯所代表的原始生命欲望；与之相对的理性，也来自于文化与文明。叔本华没有像卢梭那样企求人性的复归，也没有寻求意志与欲望外现与满足的途径，而是要人们消灭欲望，免除痛苦，从而陷入了悲观主义。但他以他的方式阐述了人性的悖谬与文化的悖谬。

叔本华悲观主义的唯意志哲学启发了尼采关于人与文化之关系的思考，但他的结论却与叔本华相反而接近了卢梭。尼采提出“重估一切价值”这一震撼人心的口号。这“一切价值”实际上就是一切现存的文化与文明，“重估一切价值”就是要摧毁一切压抑人之本性的文化，建立一种以肯定人的生命本能、增强人的生命力为宗旨的新的文化体系。

在尼采看来，基督教传统影响下的西方现代文化，是一种与生命相敌对的文化。然而这种文化长期以来支配着人类，颠倒是非善恶，把人类引向颓废。所以他认为必须“重估”。他从“生成之无罪”的观点出发，认为自然和生命本身是无所谓道德和非道德的，万物都属于永恒生成着的自然之“全”，无善恶可言。“万恶以永恒之泉水受洗涤而圣化，超然于善恶之外；善恶不过是掠影，是阴翳，是流云。”^①与卢梭一样，他也把人性的堕落

① 《尼采全集》第六卷，转引自《文化：中国与世界》（1），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28页。

归罪于西方文化，所以他要以自然和生命去取代文化。然后又把自然和生命作为新的道德原则去创造新的文化。但他又不像卢梭那样要人们“返回自然”，而是“返回肉体 and 生命”。在尼采看来，基督教文化的要害在于否定生命，否定肉体，否定人生。为了让生命和肉体从文化和文明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他把狄俄尼索斯的酒神精神看作是人解脱束缚，复归原始自然本能的最佳途径和最高境界。他认为，肯定生命是酒神精神的核心，否定生命是基督教文化精神的核心。所以，他满怀信心地说：“让我们期待一个新的世纪，——狄俄尼索斯情态必将重新来临。”^① 尼采在肯定了生命的同时，也肯定了生命的快乐原则。这方面，他又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走到了一起。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从心理实验的角度论证并发展了叔本华与尼采关于人的本质和人与文化冲突的理论。他之所以成为20世纪西方文化中一个巨人式人物，正是因为他的实验和理论准确地点出了受20世纪西方文化制约的人的精神与心理特征。

弗洛伊德把人的个性心理结构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层次。“本我”（又称“伊德”）是最原始的、与生俱来的无意识，充满着被压抑的本能、欲望和冲动，它遵循“快乐原则”，强烈地寻求发泄和满足。“自我”是一种意识结构，它代表理性和常识接受外部世界的现实要求，它根据现实原则行事，主张克制，但不否定本能的要求，即它既满足“本我”的要求，又要符合“现实”的原则，调节二者之间的冲突。“超我”是一个根据社会行为标准和要求在人的内部世界中起作用，并由父母和师长指示所形成的心理内容，换句话说，它是道德化了的“自

① 尼采：《瞧！这个人》，第54页。